

賭棋山莊所著書

賭棋山莊集

文續二

長樂謝章鋌枚如撰

六朝文絜注序

注書之不易覺人盡聞而盡知之矣今所爲六朝文絜注體例
一宗李善則誠知取法矣第吾聞李氏之注選也有初注再注
三注之別惜其本今皆不傳是則雖以李氏之博雅固有草創
而不能盡善者乎且歷久而又有引伸補苴者乎覺人以稿本
寄余審定余老病荒落且久置駢儷不爲於此道無能爲役而
及門林琴南孝廉丁耕鄰茂才皆喜博覽讐校之餘共稱其詳
贍維予略反覆之亦無以易二生之言也雖然覺人近又治爾

雅而欲搜羅故訓成一家言所志轉而愈上是注特其著述之
發軔雖善未足爲覺人多也年富才殷千秋何所不至潯陽湓
浦之間覺人之書屋在焉日斜風定江天蕭瑟其樂與素心人
共晨夕乎尋章摘句之餘其無有上下數千年縱橫十萬里之
思乎光緒戊子春日老友長樂謝章鋌書

答黎覺人

小爾雅省稱小雅不獨選注卽毛詩正義已是如此但今之小爾雅本從孔叢子摘出而孔叢之真僞難以質言學者第以小爾雅已見漢志故奉爲古祕然考之各書所引則與今本多出入是今本未必卽當日原帙矣西都賦文注似多錯誤今分疏於下商之度宏規而大起此度字宜作慶注小雅曰羌發聲也度與羌古字通此度字亦宜作慶度或爲慶也此句度慶二字宜互易蓋度宏規文選自作慶後漢書引作度六臣本從之亦作度注所謂或卽指此等本後來李注又因六臣本而誤遂致慶度錯寫正文及注皆不相應慶讀曰羌見漢書楊雄傳注慶

羌音本同若度羌則不合且六臣本銑注謂度大規模則弁不以度爲發聲又安能與羌通乎胡氏攷異梁氏旁證皆以爲誤似不誣也羌發聲也各書屢引小爾雅而今本小爾雅廣言只有嗟發聲一條阮氏經籍纂詁則羌嗟兩韻弁引或羌韻是采自他書所引而嗟韻則據本書但羌爲楚人語辭離騷惜誦注皆可據其音又與慶通若嗟之爲發聲則詩書所見正多李注似不必詳析且其音與度更遠矣王寶仁以選注羌發聲爲逸文誠不爲無見

答黎生

爾雅爲六藝階梯固不可不治古注只存郭氏一家邢疏又太簡略至國朝則治者頗多率能申明古義而其中最善者則邵氏二雲爾雅正義郝氏蘭皋爾雅義疏而郝氏更勝於邵氏此二書皇清經解內皆有而稍有刪節不及單行本之美備單行本亦易尋郝並有近刻蓋蘭皋先生之孫名聯薇字近垣重刻於直隸想滬上可購覓本經固當熟郭注邢疏亦宜先溫然後讀此兩家以郭爲宗以邵郝爲輔其餘博涉諸家取其合去其違總以訓詁爲要不在搜采異聞蓋詁經與注雜書其法不同也而尤當通之以說文蓋爾雅體裁本與說文相近且其

中不無漢儒附益之處與許氏時代相接音義自可互證郝之
所以獨勝者亦以於六書通轉之例熟耳僕嘗欲取兩書皆有
之字列爲長編先采原注然後廣采後人之說以證明之其或
爾雅有而說文無者則另爲一編於說文中求其字之可通者
而疏證之闡其義兼正其字於小學似有所裨益蓋經傳中正
多後起之俗體不合於古義者但其功浩大非靜坐十數年不
能成而奔走衣食間以他作徒懸此志今老矣無能爲矣吾賢
有志其能宏此遠謨乎攷據之學我朝已極其盛重牀疊屋
之爲無益觀摩須別出手眼或可備一格而驗所學之淺深耳
卽如所惠郭注補正一書昨略爲繙擷其說皆近儒所已備以

乏備考固好若謂有心得則尙不足且其書亦止可名邢疏補
正若郭注似未便唐突郭之學非後來所易幾其山海經穆天
子傳兩注多引雜說而爾雅則不多及蓋其憤也讀古人書當
考其生平方知其意而豈易言補正哉程生飽山所校詞話別
錄一紙寄閱其中有是有非僕尙未及勘正飽山近學詞苦無
師友昨答書略道源流及應讀應看之書未知於其意若何蓋
僕之論詞頗與時派不同甚不欲其汨沒於黃茅白葦中耳貴
鄉蔣藏園先生爲長短句能手視當時之崇奉浙派者直如鶴
立雞羣惜詞少而曲多不能如迦陵以一子而方駕六家也

跋經義雜記

予弱冠讀閻百詩潛邱劄記

其孫學林刊本

臧玉林經義雜記病其漫

無體例不易尋檢欲爲之重編目錄後聞劄記有吳玉搢本序類分明然求之數十年不得見雜記則所編置之篋衍未暇清寫至今亦數十年去冬及門黎覺人以錢警石甘泉鄉人稿寄贈中有曝書雜記亦謂藏書有目錄顧第舉大意細目未載不知其各類中編次果與予同否因檢舊稿寫置卷端目錄亦專家之學其出入非精於派別貫穿首尾者莫之定也若但備尋檢則亦無用深求矣 國朝乾嘉間漢學盛行人人以實事求是見長於詩尊毛傳於禮宗鄭注於書貶僞孔氏於左氏傳軒

服抑杜字書專主許涑長注疏培擊王子雍而其端皆自此書
開之若玉林先生者殆可謂先覺矣然其書雖剖析是非而不
爲已甚之辭且未嘗集矢於宋儒是尤其學養之粹也光緒丁

亥長樂謝章鋌記

城東菊隱舊廬試帖詩序

聞之筆墨雖小道一朝各有一朝之勝若世所稱唐詩晉字漢文章者顧是三者不專用於科舉其專用科舉而擅場莫與京者則明之制藝 國朝之試帖詩也試帖始亦濫觴於唐自其法流入於制藝而試帖反衰 國朝承明制科舉不用試帖惟鴻博大科及 巡幸召試則有之嚴蓀友以省耕一詩登康熙己未詞科是試帖絕無僅有之奇遇也乾隆二十二年始易二場表文以五言八韻唐律一首其時士子多不諳體製於是紀文達公爲之職志著唐人試律說我法集導其淵源庚辰集示其範圍然擬之高氏所謂品彙則猶是初唐也未幾七家九家

繼起而吳穀人祭酒乃以古今體之格律才氣滂沛鎔鑄於其中擷厥菁華別開生面是於品彙爲盛唐矣其後坊刻百出各自名家側調橫生澤以凡豔盛極而變變極而衰此如制藝慶厯不能爲成宏啓禎不能爲慶厯其勢然也同年管君鏡仁試帖中大雅扶輪手也出承明就赤緊需次來閩屢襲秋試門下多高才生無不欽佩其文采一日出所爲試帖命序以初日芙蓉之格爲鏤金錯采之詞巧而不佻麗而不纖律以先正典型悠然復聞正始之音細意熨貼必得其平推此心以居官泣政定不苟矣吾爲吾閩慶也近者古文推桐城而望溪海峰惜抱師弟三傳時藝皆有聲王惕甫鮑覺生陳秋舫俱以詩鳴而別

集不廢帖體吾聞陳恭甫先生制作才也而左海詩文集外亦有東觀存稿之刻豈結習難忘哉夫試帖與制藝同爲士人進身之始資須知賈董著書枚馬應制各有體裁亦各有功候不可誣也讀管君詩者可恍然悟矣

眠琴小築詞序

詩以道性情尙矣顧余謂言情之作詩不如詞參差其句讀抑揚其音調詩所不能達者宛轉而寄之於詞讀者如幽香密味沁入心脾焉詩不宜盡詞雖不必務盡而盡亦不妨焉詩不宜巧詞雖不在爭巧而巧亦無礙焉其設辭愈近其感人愈深范希文歐陽永叔非一代名德哉乃觀其所爲詞與張三影柳三變未嘗不異曲同工何哉嗟乎夫人必先有所不忍於其家而後有所不忍於其國今日之深情款款者必異日之大節磊磊者也故工詩者餘於性工詞者餘於情韻舫太守爲中丞公子少年科第得美官度其遭際諒無不遂意而其發爲詞若不勝

悱惻咏歎之情見者疑之予以爲不足疑也不觀納蘭容若乎
容若之境比韻舫似較優容若之詞則比韻舫尤爲工愁然容
若之人則生平嗜學問交友有始終其周旋姜湛園吳漢槎諸
君薄俗豈能有此安知韻舫他時之所樹立不有過之者乎詞
忌質實韻舫之詞則已清空矣方且趑趄然期驂靳於兩宋之
間乃不自滿而來求益於予夫子何能詞自抒胸臆殆爲無絃
之琴無腔之笛而已然竊謂自唐以來詞人日興而詞量則猶
未盡夫曲爲詞之餘乃傳奇諸作佳者紀事言情外可考世運
之盛衰內足驗人物之邪正而詞反靡靡焉卽素講宗派亦止
爭格調聲律之幽眇古云詩史豈詞毫不足以庀史耶故曰未

盡也韻舫籍山左山左在宋以詞擅名者丈夫則厯城辛稼軒
婦人則濟南李易安其俯仰身世出以恂悅抑鬱之音橫絕一
時亦深逾千尺誠詞場飛將手也韻舫承其國寶步其後塵試
爲歌曰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又試爲歌曰守著窗兒獨自
怎生得黑其揉腸蕩氣果何如耶嗟乎吾知其詞境方進未已
也

答黎生

覺人吾賢左右頃接惠械並紫石泉山房文集此君文向曾於
續古文辭類纂見其一二今當細讀省書知已到廣陵甚善失
意之後心平氣和惟以學問自勵可謂善處困矣願益勉之有
意爲古文殊爲難得古文之義法及所以致力之處自韓柳以
來言之詳矣皆甘苦自得之言也若其所從入之途則似當以
韓爲大宗韓文徹上徹下上可以通史漢六朝之消息下可以
括宋元明諸作者今之所謂八家十家等種中惟柳與韓敵餘
皆分韓之一體歐蘇曾王無不在牢籠中又何論震川桐城乎
若窺之於上韓於班氏得力少於史公則所得多至碑銘之沉

博綿麗則更能以司馬之氣運馬揚崔蔡之詞而六代之菁華莫不奔湊於筆下矣故朋友間論及古文僕輒舉韓爲圭臬先由韓治氣體求義例視其操縱起伏離合出入之故則庶幾大段不失之遠然後再視吾性之所近與吾才之所能爲精進之變化之所謂能入當求能出也雖然文莫古於經尤以治經爲第一義經足取者博而禮記尤足爲根柢蓋禮記文不一法篇不一律或典實或空靈意義周而詞氣往復無一非古文眞法乳曾南豐於宋最爲溫厚大抵皆本於此治古文不治經則非最上乘之義矣讀書窮理養氣此治古文六字訣江西爲古文有名之鄉君能發憤爲雄旁搜遠紹則鄉先正之遺風不沫矣

韓子云爲文宜略識字則留心字學亦爲文之要肯說文無真本所傳者惟大小徐大徐本已盛行而其學不及小徐繫傳一書條理浩博分明不可不肄業先河後海之道也 國朝此道最盛而素有名者三家段桂嚴鄙見嚴之所著但可與苗仙露並駕王氏猶其次耳桂段並勝桂之采摭可云明備然不及段之專精蓋桂由外入段由內出說文本於六書而其實則形聲義三者而已義或由形義或由聲則形聲二者爲治說文樞紐而聲多得之偏傍則字形先當窮究段之治說文實能得制字之所以然雖其中不無附會武斷而形體不虛設卽聲義有所據依此則小學之準則矣近日議段駁段之書頗多似宜專治

段注並將此等聚滙而細辨其說之是非庶乎理董段注深入而有得乎草草奉覆道遠不盡所懷

秦川焚餘草序

先君之老友曰余搏九元生以訓蒙爲業居與吾家近數從先君索飲飲酣則舉門徒瑣事以爲笑樂一日謂先君曰吾近得董氏子年十五六耳聰明出諸童上書一誦卽熟文一學卽似章鉅時侍側先君顧之曰汝聞否是非與汝年相若乎何其俊也余先生乃曰旦日吾挾與俱來令而子一見也旦日果來葛衫青鞵舉止奕奕予方腴腆未解周旋又怵於所聞心好之而不敢請益然自是遂別遂不復見旣而予屢困名場君則已舉於鄉捷南宮登仕版每於交遊往來中間或言琴虞爲某事琴虞於某事若此予問誰何乃知琴虞固君近字也於是怦然心

動意冀倖他日可繼見耳劉芑川教諭以詩與予定交芑川固與君善爲予言琴虞年少才美喜爲詩羈絆一官遠在甘隴於是怍然心愈動然而遙遙未得見也其後同年生劉炯甫筮仕蘭州刻其所著篤舊集寄予予乃得讀君詩又於詩話中知君生平竊念君四十解組非汨沒於勢要者或出或處可見之日甚長又數年予游西安炯甫自平羅來則聞君老病謀歸休且有康成龍蛇之說相對太息者久之近予主致用講席君孫元度元亮皆在門元亮乃奉遺集請序蓋卽篤舊集中所稱秦川焚餘草者君之詩自抒胸臆然於地方利弊及時事不厭再三此固風人之微旨哉識者要能知之不俟予言也特予與君相

見於垂髫之年而始終睽孤至於老死嗟乎功名富貴則前定矣而豈知覲面之緣亦有不可強者在耶則世之窮力盡氣而欲求所必得者又何爲哉予年且七十夙昔故人零落殆盡君兩孫皆才回憶前塵庶幾其能繩祖武張大業哉

自怡山館偶存詩序

閩詩萌芽於唐名家於宋成派於明而謝古梅閣學小蘭陔樂府乃曰閩無詩吾度閣學之意殆以爲非無詩也夫人而能爲詩也惟夫人而能爲詩而閩乃幾幾乎無詩矣磨礮聲律千潭一水論者謂之閩派雖不比江西派之粗獷江湖派之委瑣然而萬花皆豔或不知有孤芳之賞也八音和奏或不知有移情之趣也故派成而閩詩盛亦派成而閩詩轉衰少昂先生與章鉉從叔心來教諭爲同年生予於茶初酒杪時接風采見其嫻雅有度顧是時予不知詩先生亦未嘗與予談詩先生何姓其行入其時與先生同行凡三人或以圍棋傳或以制藝勝而先

生獨以詩鳴交游往來間時時聞先生章句予慨然遙企以爲
非吐棄凡猥者不及此乃予饑驅遠出動輒經年隔月不知故
鄉消息而先生亦已謝賓客矣而予遂終不得與先生談詩夫
嘉道之問吾閩猶多績學之士雅材林立陳恭甫薩檀河謝甸
男諸公提唱於上而先生同儕自林梅友葉甸卿馮弼甫十數
人亦皆制作之手建甯張亨甫尤爲能品先生馳騁其間前喁
後于雖林子羽高廷禮亦何多讓此豈閩派之所得囿哉夫詩
者節性怡情之具非釣名沽譽而分別門戶爲也蓋有本焉果
使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則有真性情自有真面目又何必定辭
閩派而不居哉先生嗣君鈐奉遺集求予審定嗟乎予何人而

敢定先生之詩哉讀畢有感於心爲言之如此惜乎不得起先生而論之也

鄉賢謝教諭遺書序

章鋌束髮受書卽聞鄉賢謝退谷先生名弱冠與先生叔子宗申秀才以時藝相切磋每過其居輒有欲從曩人而不可得之感蓋是時先生之棄賓客已有年矣先生箸書精且多予始讀教諭語時予方籍於學嘆曰此弟子員之千金方也於是讀之而私淑焉其後時事頗多故予乃講經世之學又讀先生之漳治法論始仔難紀略見其論事通達有賈長沙晁家令之遺風又越十數年主漳州丹霞芝山兩講席與漳人習時有所聞見始知漳民之犯法者皆不知法耳其犯也可恨其不知也尤可憐官狠視之吏胥恣意魚肉之卽僅有十金之家無不齏粉

庠序中亦陰與爲市其氣囂然不靜愈嘆安得如先生者與之言學術治術哉因而反覆先生之二勿齋文集仁心爲質皆粹然德人之言固不必高陳家數侈語義法而實不愧一代作者乃知生享盛名歿膺俎豆非忝竊也且夫先生之書風行海內久矣名公卿賢士大夫之傾心佩服亦已多矣以予固陋所見教諭語刻本不下十數省治法論及紀略或選本或重刻本亦不止一二予卽妄贊何補高深亦言吾之欽佩而已矣嗟乎輓近之世道術不明見有迂腐拘牽之輩輒嗤之曰是講理學者抑或身擁皋比口競錙銖則又嗤之曰苜蓿冷官不足深責夫先生非講理學而又居儒官哉何其大雅不羣如此乎乃知天

下無不達體用之理學而官無大小必先嚴義利之辨於物乃能有濟蛤仔難既入版圖海嶠少一藏垢納污之所卽今奸宄窺伺尙不能掉臂乘間而入先生以一言啓之而功德足以養人古所謂三不朽者乃出縫掖一師儒嗚呼可以興矣先生與陳恥齋官志齋陳惕園鄭六亭諸先正稱爲莫逆交予私論之先生志節固無愧官陳二公文章與惕園近而有爲過之官聲與六亭近而著實過之任重道遠非予敢阿好也予受姓與先生同而不同望里閭相接世有交情而予又獲與先生子姓游今秀才之哲嗣宸封將彙梓是書以序來請匪獨克守其家學是書也行必將大有造於今之世也因喜而爲之序光緒己丑

冬月長樂後學謝章鋌時年七十

章鋌謹案此傳乃錢唐陳扶雅

善

教諭所作見單行本福建

志稿其篇中所采總論則陳恭甫

壽祺

編修治南獄事錄後

語見左海文集退谷先生以其大意可互相發明因采附治
法論注曰借錄是先生借錄他人作非先生作而借錄於他
人也扶雅不察而以之入傳近人刻志亦未詳審夫博采羣
議入於著述卽全用其文亦古有是例然出於後人紀傳則
非法矣況文體辭氣各成家數斷不能混之爲一明眼人自
見之是則扶雅之疎也恐讀者致疑因錄此傳而附記之如
此 跋福建通志本傳後

與伯潛論竹坡

寶廷

古文尙書解紛書

承以古文尙書解紛命校粗讀一過美哉此才可以著書矣伏
念竹坡當失意之後乃能歸心於經術其學問已自不凡而無
言不達無筆不到手腕亦高人數等雖其中頗多繁而不殺之
處第欲刪節又恐不足盡其辨才鄙人舛陋荒蕘止有欽佩餘
不敢任也雖然古文之僞至今日已有定論若謂因此其書或
廢則誰敢冒此不韙此可兩言而決者疑古文起於宋成於明
精於 昭代閭惠以來作者十數家而百詩最爲諦審雖往往
曼衍支離或乖著述之體而礪鑿之處不可磨滅毛氏卽强悍
善辨亦終無以間執其口後起雖多才恐未必能翻此鐵案矣

近人辨古文者皆冥搜博引以爲能僕請以至淺至近之言明之則朱子所謂今文多難讀古文多易讀郝京山歸震川皆承此說以爲不可解而毛氏則詈爲胸腹最陋自負知文然試平心察之字句氣體之間何以相懸若此乎果皆眞耶抑亦有不信耶此固不必以強詞爭也若其書則萃古來之微言大義字字若禹鼎湯盤從來作僞無此妙巧且言心言性舉宋儒理學之淵源莫不萌芽於此二十五篇立之學官懸爲經鵠蓋千百年矣又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誰能廢之亦誰敢言廢之世俗之感應篇陰陽交尙足長留天壤而況所託甚高所言又甚正哉遠者艸廬吳氏近者艮庭江氏皆不注僞書直欲以此爲鵠

溝之畫非不自成一家言究於古文絲毫無損也毛氏衛經之說未必真過慮特借此以尊門面耳 國朝考據最盛經說尤無間不搜其或小有罅漏而大旨已得蓋亦不足深辨況是彼非此朝三暮四顛倒反覆皆可立義語曰疑事勿質闕疑無人解紛何術乎僕於竹坡愛之敬之又承其謙德故敢私之於左右其書意欲持閻毛之平而不間不毛不能脫閻毛窠臼也

虞廷十六字閻氏稱其精密絕倫此非真贊此十六字也不過與上文最背理者句作對照故其後低一格附語便有予不信加闢之說至南雷爲閻氏作序此時閻書方成四卷而南雷作三十餘行推闡之然後末數行才論及此在所學爲

宗旨在行文爲餘意蓋南雷師承戴山本非朱學此說殆亦各尊其所聞而閭非眞贊卽黃亦非失言得謂大違其本意乎第三卷所指摘似非事實

漢人窮經各有家法猶之宋人講學各有宗旨文武稱王之說彼固有所受之也且前人駁之者多矣所論亦似辭費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其純白不足異也古文旣采集羣書純粹以精宜矣雖曰精詣透徹雖曰廣大精微果出於堯舜禹湯乎果出於臯夔伊傅乎此如集古格言又如時藝作聖賢語特工於剽竊耳而其人無與也第四卷亦似抑揚過當偶舉一二候教

共明月圖跋

予甲辰方識芑川而是圖作於癸卯其後戊申己酉芑川延予課子是圖適懸齋壁朝夕相對者二年庚戌芑川由甯德訓導調臺灣教諭未數年臺亂芑川守陴賜疾卒官其生平著述書畫多散失家亦中落矣近一友人忽出是圖謂予曰爛紙不足珍然歸之君當有情予泣然受之因而裝潢之芑川既與予善諸君亦交相引重深談痛飲蓋無三日不面於今四十年無此樂矣星村最爲老壽前年亦歿圖中人無一存者屋梁落月誰與共耶

歸化縣學教諭紫山劉君家傳

君諱懿芝閩清人祖母黃守節撫孤父祖虞歲貢生以禮法誘掖後進母朱君其長子也幼而敦敏屋西向夏酷熱母不出乘涼君不先母嘗詔之曰所謂好人者見人好事爲之喜見人不好事則爲之哀反是則非好人矣君謹對曰兒敢不如母意年十五母歿越二年祖母亦逝君有妹二長十二歲次七歲父以長者字於黃使待年夫家俗所謂童養媳者黃弗卹君夢寐不安枕簟時有淚痕後次妹復有此議君大悲力言於父而止君弱冠通五經治文重理法遂以府試院試皆第一入閩清學自是講授省會寒暑刻苦己亥舉於鄉會試薦而不售癸丑計偕

至蘇州聞髮逆蔓延嘆曰是非求聞達時也間道而歸生徒日進發名成業指不勝屈君輒勗之曰無限功業出於忠信我自揣外才極拙內才亦拙所不枉過一生者恃忠信也斯言也君敦品績學宗旨常常言之蓋三十年矣嗟乎吾閩自仲蒙子海濱四先生以來理學久已萌芽矣將樂延平相繼而興及乎紫陽遂集濂洛之成逮茲數百年都人士耳濡目染失於迂拘者或有之而行止卒不大遠於矩矱豈知遷流所極頓至陵夷其賢者以口耳爲功績以學統爲門面其不肖者則且庠序其身市井其心蓋自予之少而壯壯而老已不勝江河日下之危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安得起君於九原與之言世教哉

丁卯君以謁選入都明年試禮部不遇引見以教職用庚午授歸化縣學教諭君喜曰是楊龜山先生故里也既至邑令延主峩眉書院講席君謂諸生曰龜山當日首議罷王安石配享作三經義辨倡道衛道功在千古多士生當聖代居近賢人宜何如奮興他日立朝大節悉基於此學也者學爲古人非僅弋取科名已也諸生以爲聞所未聞君端士習振文風隨事規勸十餘年如一日光緒六年巡撫勒公飭各學振作人才見君所上書二年餘言褒其留心文教蓋君教人以實不以虛故上下交孚如此十二年冬升福甯府學教授未行逾年正月以足疾終於學署年七十有六諸生會哭多失聲祀之書院買田歲

祭焉君於戚屬師友多有恩意其遺事皆可風然在君尙爲末節故不備書著敬業堂文集明溪隨筆二程語錄注釋娶范氏能宜其家子五涵癸酉科拔貢南安縣學訓導煜附貢生早世洪徵皆廩貢生杰附學生孫十其來請傳者涵也及予門

全閩明詩傳序

昔章鉉先曾祖慈田府君輯東嵐謝氏明詩存其時家集流傳尙夥又與注韓居鄭氏有連搜其架藏頗資挹注鄭氏聞府君之有茲舉也亦踴躍而言選事選成刊行卽今所謂全閩詩錄者是然皆國朝人也其唐五代元明凡巨冊數十首尾完具將未校讐未幾鄭氏棄賓客藏書漸失而此數十巨冊者亦遂浮沉轉徙若存若亡直至道光末年乃爲何道甫孝廉藍水書塾所得時予年二十餘矣孝廉與先叔父同歲故予得見是書喜其中小傳詳贍借鈔未盡十數卷以事中輟孝廉屢謀剗劂力不勝乃舉而委之其同姓道晉副貢副貢故以財雄一鄉忽

而錢業日破敗恐不能保其書也一日黎明冒雨攸予西門老屋將以其書遷焉予曰噫予方饑驅讀書無日藏書無地力謝不敢任副貢見予意之決也忿見於色予亦惘然無以爲慮然予亦自是遠行數千里羈棲燕薊秦晉之交聞副貢亦已歸道山念此數十巨冊終不遭鼠噬蠹蝕否蓋雖欲問訊而無從云同治辛未予歸自關中謁正誼院長林勿邨中丞談及中丞謂還稿尙在多寫副本爲要遂號召傭手不數月而裒然成集然其中或冊奪其卷卷奪其葉顛倒漏落不足爲善本今年春忽聞郭兼秋封翁理董之先勒爲明詩傳以行其稿則得之楊雪滄觀察蓋卽副貢所左提右挈擇人而託之本也噫延津之劍

離而必合神物固在在有呵護哉郭封翁子同年丈人也然自予弱冠已識君於書肆其後又屢見於亡友劉筠川家精悍善斷其辨別古書如重童子視白黑予爲是書賀得君也君囑予序且爲言原稿多謬誤予益嘆君專精之學豈予所能窺萬一乎予聞鄭氏之纂是書也延萬虞臣中書爲職志中書禮學專家喜博綜其選詩也亦以多爲貴雖然選家集與選國集不同家集欲美而備國集欲嚴而核詎必求多乎哉夫篇章寥寥不能名家者無論矣若旣成集則自數卷以逮數十卷必有畢生聚精會神之處選者當全攬其菁華以見其詣力之不可誣否則由私心積爲偏見門戶之陋何與文章之公哉且唐以

前詩以人成家唐以後詩以地名派然合數家以成一派亦分一派以成數家二五一十未見優劣今之以派自鳴與以派訾人者大抵無所得於詩而第假宗派以爲高低者也君之此選其殆洗此障而空之矣予先府君所選明詩存珍襲有年矣字之役稍閒終當寫付梨棗嗟乎君今年七十有六予亦七十有一幡然兩老猶日編摩於枯紙中是亦可以告無罪於古人哉光緒十六年孟秋長樂謝章鋌序於致用講院之維半室

烈婦周孺人墓誌銘

烈婦周姓字錦儀祖瑞圖知縣父圭書員外郎皆以科目起家
擅文名母高宜人世家女尤講婦誠烈婦七歲失怙哀毀如成
人其後母病年稍長矣自刲臂肉瀹以進病稍間而卒不起烈
婦哀毀倍至戚儻皆稱孝女年二十一歸同邑張東曦爲繼室
東曦性孝友事繼母無違禮然一窮諸生耳與諸弟均有無甚
困烈婦事上敬接娣姒和家儉而睦東曦無內顧憂旣九年遂
舉於鄉三試禮部不售光緒庚寅歸自都暵疾綿惛烈婦謀醫
藥營薪米四壁蕭然骨支神瘁瀕危又割臂以進不效八月二
十七日加丑東曦卒日加未烈婦仰藥以殉謂繼姑曰諸叔賢

姑無苦誠前室子哲霖以自立所生二子豐玉哲訓與女皆幼以託親屬年三十有五嗟乎可謂立志素定女有士行者矣禮經之傳服制也有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蓋婦人不二斬未嫁以父爲天旣嫁則移所天於夫是以夫比尊於父一天而不管二天也力旣不能回天則亦與天同盡而已矣此無成有終之義也然則夫死期婦以必死固非人情若必責以不應死悖矣則凡殉節易存孤難激烈易從容難諸議論皆後起計較之私而於大義無加損也烈婦墓在某山之原葬未有期其同懷兄旭宸從予游豫請埋幽之文其容有戚焉讀其所爲狀哀痛有加焉予歎旭宸之不亡其妹而烈婦之平日感人者深周

氏之門風閨訓爲不可及也銘曰

雨水無枯槁冰霜無勁草榮悴須臾誰敢保人生至性天之寶
率性而行乃天道不同日生同日死一死心安勝壽考

題秋聲館圖卷

彌臣同年之尊甫幼農君子逾冠卽與定交蓋林文忠公從子
訥山君所親亦予所親杯酒繼見談諧競作而沈文肅公之弟
濱竹輒爲不速之客兩三年少褻履自喜殆亦俯視羣碎志在
雲霄者乎穎叔則聞名在二十年以前莫逆在二十年以後西
湖社之詩予旣讀之矣社中人予盡見之矣才調風格自當以
穎叔爲赤幟而相其結體遣詞似非鄙夷婁光堂者乃予在長
安與穎叔論詩則於亨甫頗有微詞或曰穎叔近以詩鳴都下
孫琴西王少鶴左右之方以黃山谷號召天下士其持論殆將
有進也雖然亨甫果閩派耶閩派果不及江西派耶惜乎幼農

久作古人予無從私質之且存此說於圖中以視弼臣

葉辰溪七十壽序

道光乙巳丙午間予以詞與辰溪定交是時年各二十餘意氣勃發不知忌諱雌黃及於古作者聞人固少言詞而辰溪大父小庚先生獨以是名家所著詞譜詞韻詞存本事詞皆稱爲天籟軒予得盡讀又獲見潘紱庭陸萊臧馮柳東姚梅伯諸老輩所倡和每執卷悠然恨不得奉其緒論竊念假令旗鼓壇坵或不無拔幟之一日每與辰溪相視而笑蓋其盱衡馳騁精神所注雖不專在詞而詞亦其一也然文人習氣不足恃而春秋佳日亦不可多得未幾予遂饑驅覓館與辰溪不常聚旣數年辰溪家亦落以資得官需次浙水又十餘年辰溪自浙來歸予適

久病在家相見則大喜既而相對無言偶及倚聲雖蘇辛姜史諸名作舉其辭不能屬而予債負累累困且窘求鬻其老屋辰溪爲介紹於所親得錢百萬隨手而盡予乃跳身遠出辰溪復之浙自是不得面通訊亦稀蓋於今三十餘年矣此三十餘年中世境日下盜賊蠭起浙再陷辰溪匏繫不得食子女且爲國殤事稍平辰溪歷權長興壽昌武康分水諸邑篆官聲日起而官況則日窮夫以辰溪之爲人不得罪於百姓可決也處脂膏而不能自潤尤可信也且辰溪與予平日所議論懷抱何限豈以此而遂謂得行其志耶夫辰溪之仕旣如此予雖通籍終不能仕蓋自古功名之際雖高庠廣狹不同科大抵有命焉非人

力也今君年七十矣五福之文一富二壽其不足於富者其當有餘於壽耶憶予與君遊時程君石夫邱君少蘭李君少棠往來並密今程李已作古人而少蘭尙強健日者率君之孫詣予徵文會予起居頗適遂能執筆爲君壽君聞之當甚喜文成不謬爲恭敬贊諛使君厭聞而掀眉抵掌猶是五十年前樽酒相於故態君閱之必且大快也君清爽淡定性與予近而平矜釋躁勝予數倍不以機械損其天真不以嗜欲傷其元氣雖由此期頤可也惜予二十年不填詞不然步魏華父之所長爲君歌一闕必將多侑君十觴酒也謹序

張維三七十壽序

往者王子舟廣文治鹽筴招予之永安襄其事時維三張君在省居首席廣文倚之如左右手先是前十數年予已於鹽務中屢見君之尊甫蓋君於牢盆之術父子相繼洞徹其利弊云予之永安不數月以病辭館繼而之晉之秦入都供職蹤跡曠然不相接側聞君鹺業愈精才名愈起幣聘紛來倚爲左右手者愈多君久有去志終牽率而不得去及予請假歸來友教四方又聞君已得行其志閉門頤養近年予主致用講席君之哲嗣如霖如璋介予及門謂君來年七十以壽言請蓋君意欲之予思與君兩世交情又欽君年彌高而識彌卓也不敢固辭閩省

之鹽政敝極矣昔者商也民今者商也官昔者商也愿今者商也狡昔之商待其舉火者數家數十家多則數百家今之商則幾幾乎待人而舉火矣帑懸於上貨空於下焦頭爛額不知所屆可慮者度支非第一家一人之私計也而沾其餘潤者更何言矣君之決然舍去也非第曰見幾誠以人於我厚而我不能善其事心有所弗安是則其敦懇之意可風也昔君共事者若楊笙友鄭雲友兩部員皆於通籍後治鹽肥其家雖二君才幹有餘亦得君之力居多故二君始終敬君以今視昔果何如耶君之言曰自今以往決計守株歸真返樸以全吾天殆所謂言近而旨遠哉君少食貧力學有聲乙巳入泮宮丙午充副貢戊

午登鄉榜戊辰會試俺得復失或謂偵選可望知縣君夷然不屑以泰甯終生平喜吟咏時聞朋舊誦其佳句惜予見君多在塵坌匆促中不及一詢其著作今君兩子俱成立諸孫繞膝俯仰足以自贍此正君長歌快意時也予與君年相若憶初見已逾三十年尙能執筆爲君壽君其必有自壽之詩也夫
謹序

劉母高太夫人誄

分序

太夫人母謝氏予從姑也太夫人與余爲中表兄妹姑夫鏡洲大令性純慤妹則貞淑而多才略詩所謂女有士行者也嫁於劉是爲竹臣贈翁七年而寡立從子嘯舫爲嗣年已十二而贈翁母弟本趙時亦授室於是妹上奉舅姑下接娣姒撫子治家和而肅儉而中禮堂上之盤匱賓師之酒醴豐且潔秩如煒如嘯舫遵母教遂補弟子員援例候選同知知府銜加四級請封於朝戚友交慶曰是謂太夫人是苦節之報也旣而嘯舫不祿太夫人復以教子者教其孫兩孫皆成立長者瀛成進士作令山西少者濂亦籍博士太夫人生平詳於曾星齋觀察所爲序

而余尤欽其篤行有非尋常閨閣所及者本趙君中歲得心疾其婦葉夫人以憂勞卒歷年醫藥產亦將罄遺一子五歲女三自十餘歲以下太夫人撫育教導引爲己責一飲一食一衣一履盥沐之瑣屑寒暑之不時莫不意聽神伺得當乃已今其子能作文應試矣三女皆嫁仕族太夫人出已資以佐奩具其適林氏者數月忽病狂易人不敢近太夫人迎之歸食親調卧同榻終夜數起無少厭惡三年如一日女疾爲少廖仁心旁浹雖士大夫猶難之況其在列女中哉傳有之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又曰歸甯父母夫既外之又曷甯之不知外者其義也甯者其心也衛女之詩聖人之所不廢也然則睦嫺任卹太夫人之

厚所當厚者何能已乎太夫人既余戚屬而劉氏羣從多與余善習聞懿美其來請文余不得辭誅曰

嗚乎哀哉上章冬月喪我女宗求醫不貲竟罹厥凶維此女宗乃我姑女遺嫁七年眉案輟舉擇賢立孤變蓼爲荼子復生子重闈是娛魏封有耀天報貞節循陔雖亡繞膝並傑厯四十年旭日嚴霜維慈維孝俯仰皆臧衆視隔膜戚若離裏小郎有後入生去死言甯父母言念弟昆身所自出敢言報恩與心以安必求其濟中外交推具大德慧哭聲在室歎聲在途劉向傳中似此或無形管舉要庸瑣弗紀婦德母儀敬告閭史嗚乎哀哉

董母楊太淑人六十壽序

自古家道寢昌後起多賢大抵胥由於母教而其母必習禮明詩若傳之所謂女有士行者乃能及此楊太淑人者秦州牧董琴虞刺史之子婦也系出於梁溪楊氏世所稱荔裳蓉裳兩先生者其從祖也兩先生工漢魏六朝之文予弱冠治駢體卽所服膺而秦州君則又予總角之知交今其孫仲容季友皆從予游仲容常遠出季友尤與予習循循無子弟之過予有厚望焉日者奉太淑人著作並具序略造予請曰元亮母今年六十夫子其賜之言以光屏障乎予敬諾不敢辭且夫太淑人生於世族長適名門人皆以爲順境矣然其時天下已多事欲歸而家

又貧慮患遠操心危黽勉有無蓋有人世所難堪者予聞秦州君引疾去官道梗僑寓天水旣而同氛益熾乃奉母避地仇池令其子挈兩孫入關留太淑人奉姑仍居天水一家眷屬分三地姑素病痰喘善驚太淑人時其起居外事闕不敢以聞夜輒背燈坐達旦見季友輩戲膝前悽然泣數行下蓼辛荼苦果何如耶於是以其怫鬱者寄之於詩得溫柔敦厚之旨焉以其開爽者託之於畫得絢麗清遠之神焉詩以理性情畫以拓胷次故他人之詩畫藝事耳太淑人則庭誥也母訓也秦州君旣歸母若妻相繼下世而諸孫漸長食指愈繁未幾秦州君復與其子捐館舍諸孫皆出而謀食太淑人經紀家務莫不就緒而詩

與畫不懈而日進於古此壽徵也至其接下和與人周閭言必
謹此皆庸德而在太淑人猶非其全也可無及焉吾閩世守理
學婦女不才顯然而實至名歸名歸福集則亦時有焉其但
以詩聞者如莘田黃氏荔鄉鄭氏諸姑伯姊錦如繡如者無論
矣詩畫並名如廖氏壽竹林來齋鄉賢之女也林氏芳蕤李蘭
屏刑部蘭鄉都轉之祖母也最近者莫如何氏梅鄰鄭松谷太
守之母也山陽汪文端公敘其疎影軒遺草謂其深明大義非
徒以詩見矣蓋古者女子無不知書易曰含章可貞貞而不章
則坤道未盡也異日者季友兄弟輩皆分太淑人之章以爲章
勉之矣予言豈阿好哉謹序

光祿寺卿丁公神道碑

國家以文章育天下立科選士大抵內則視成於禮部外則責之主試提學其初縣試之籍而登於府府復試之籍而登於提學提學試而去取之始列於庠序主試者來取提學之所籍者試之中式乃貢於禮部於是天子令親信重臣登試之而又臨軒策之第其甲乙命以官若是者謂之通籍而要以提學主試發其端且三年一舉優十二年一選拔其權皆總於提學故提學主試之人非極當時之精選不能勝任而得真士吾師光祿寺卿丁公則其人矣公諱紹周字濂甫一字亦溪先世由汴占籍鎮江爲丹徒人曾祖天樺祖蔭洵本生祖蔭浩父兆勳皆

贈資政大夫妣皆夫人年十六補弟子員二十領鄉薦以資得
內閣中書道光庚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擢中允大考仍
爲編修轉湖廣京畿道監察御史內閣侍讀學士太僕寺少卿
遂爲卿歷充 國史館協修 實錄館纂修及功臣館纂修順
天鄉試同考官廣西副考官福建四川正考官提督浙江學政
公居官皆有政績而於福建浙江尤得美稱福建章鋌所躬受
浙江則鄰省所飫聞也公之主福建試也在同治乙丑十月蓋
補行甲子科副考官山左丁公培鑑行及困闕病歿公獨承其
乏入闈遂於所居爲副主考位得佳卷輒置位前祝曰公其陰
相茲得失揭曉取士一百有四人副者十七多雄駿富厚君子

或有言其文非已出者於時監臨則南通州徐清惠公宗幹也
素孚人望謠誅漸解戊辰會試章鋌自山右入都謁公公甚喜
招之入室詔之坐曰外言籍籍子知之乎因出試錄按名指問
章鋌則舉所知而謹對曰某嗜學某高才調某雜試累列優等
公笑曰果爾幸矣防弊非試官事然徐公溫篤有體公事不苟
倘望吏議則將有操切之者矣且諸生皆與我有一日之雅吾
望其勿滋物論語畢數太息章鋌乃知公之與人忠而愛士之
意長也既試捷者十人其後歷科不斷於今殆將逾倍中外守
官皆有聲其膺主試提學者亦步公典型不污其志公知之當
亦喜向者之所舉不繆也公視浙學甫下車卽頒所著訓士約

言試事須知各四則於郡縣學試日力剔弊實危坐堂皇然法密而心寬聽其言甚厲若嚴師之督責不率也窺其意甚溫又若慈母之喚咻無知也故士氣感奮相率自歸於矩矱公素工時文嘗曰閱文最忌有成見學人各有所從入之途喜辛惡酸是朱非素則棄材多矣是年適當拔貢公曰選拔本爲高年宿學屢困場屋者設厯歲之多一邑之廣以少年新進當之詎足服人心乎故所拔大異時趨凡夙昔所謂能楷書八韻詩足備館閣選者率不與而抗志希古之知名士乃揚眉吐氣矣在浙三載以積勞捐賓客於學署癸酉六月也春秋五十有三浙人請祀名宦公居臺諫二年退然不露鋒角然嘗特疏劾領兵大

臣勝保矣又嘗請 飭臣工修省又嘗議裁釐金米捐等事同
列以爲難惜公避人焚草事之首委不能具公能詩善畫遺稿
縑素時在人間識者寶之此則公之餘事也其他備詳行狀章
鉅竊謂中興以來百廢俱興然而民生未厚士習未純異教歧
趨交煽於耳目詩書之地其氣囂然誠得如公者十數輩轉移
其間匪獨文風之日上也而心術隱微亦將於義利有辨焉惜
乎公之未竟其施也公原配鄒夫人繼室蔡夫人子三立瀛辛
未進士翰林院編修轉御史立淦廩貢生候選訓導出後叔父
紹韓立鈞庚辰進士翰林院編修今茲典試湖南章鉅受公知
年將五十公訝其蹉蹉而歎其不甘流俗視之有加立瀛兄弟

亦以其久習於公兩次致書使爲美道之文乃質實言之冥冥中庶無愧負是卽所以報公也

拔貢一途向多取美少年爲玉筍班故事且以老成無後報後進無荒莊習俗相沿牢不可破近人中亦有不染此習者浙江朱學士蘭視學安徽天長拔貢趙長庚予舊識之其人澈貧有鬚眇一目而精理學工制藝朱驟拔之一軍皆驚旣而延趙入幕又爲辦裝入都今取教習成孝廉矣江蘇丁光祿紹周視學浙江拔貢多老師宿儒且謂少年氣象崢嶸不患不達若齒已加長而所學又不能盡發於時文惟拔貢一途尙可爲老儒見長之地而又擯之是白首窮經卒無效也

何以勵人少年見擯者亦服之

丹徒丁封翁兆勳饒於財仁厚好施親族待以舉火者數十家會家中落召司藏謀曰爾視吾家有可節之費乎曰餘無可減者惟親族月給似聞欸減半歲可節千金封翁怒曰余家雖貧尙有生業諸親族待我以哺且患不足再減半則枵腹矣烏乎可吾命爾減吾家所自用者耳已而家益落而撫親族及敬師不衰子六人延師二一課文自朝至暮一課書自暮至夜半厚其修脯俾師得專心教讀無一日曠師有更替而徒無閒暇其第四子成進士官九卿號濂甫者是也子若孫登第者又四人成進士二人

右兩則見儀徵程蘭畦晚潛菴漫筆其次則尤驗積德獲報
之由行略末道及因錄之章鉉記

福州吳玉田鐫字